



[導讀]

追憶根源，做夢最真

◎張淑英（臺大外文系教授）

古巴已逝作家卡布列拉·殷凡特（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, 1929~2005）生前曾經說過：「談論當代拉丁美洲文學，無人能自外於波赫士的影響」。言下之意，任何創作或筆觸，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波赫士的影響痕跡。的確，即便是裘瑟·阿古瓦盧薩（José Eduardo Agualusa），這位被視為是非洲葡語文學的健筆與代表作家，在他的小說《變色龍》（O Vendedor de Passados）中，引了一段波赫士的話：希望投胎轉世時，可以變成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在的自己（膚色、血統、空間、國

籍……)，而不是只是鄰近國籍的轉換。這個指涉隱約點出個人對身分認同的傾向或想法。仔細琢磨小說的字裡行間，《變色龍》的爬梳鋪陳，更讓讀者咀嚼到波赫士的奇幻與真實：在夢境的界線中閃爍迷離，在過去與未來間飄忽不定，在人與動物間詭譎變身，在真實與虛假間散播謊言與真實。

《變色龍》原著的意涵簡而易解：《販賣過去的人》。一位名叫菲力士·溫杜拉（Félix Ventura）的人可以「保證您有更美好的來歷」。菲力士·溫杜拉——意思是「幸運的人」——可以發揮他的魔力，重塑他人的過去，再造他者的歷史，讓現在與未來的你，有一個保證完美的過去。換言之，是要力抗時間的定律，創造過去的未來，改變不可知的宿命，變成可掌控的「回到未來」。菲力士·溫杜拉，這位「幸運的人」在蛻變間，有了壁虎、蠍子這些爬蟲類的變形與對話，好似卡夫卡的格里高爾·薩姆

莎，醒來突變成一隻大甲蟲。可是卻又在某些真實人生的歷程中變成「另一個我」——「他是我的替身。在人生中我們總有需要替身的時候」，和喬賽·布斯曼、佩德羅·戈韋亞、伊娃·米勒、尤拉里奧、流浪漢伊德蒙多產生交集，編織各人的故事。

當菲力士發現自己的替身壁虎尤拉里奧與蠍子戰鬥身亡後，彷彿失去對話的「它我」，因此書寫變成溝通的管道，言語變成文字，這兒，書寫／日記再次變成記憶的符碼，菲力士只有在書寫日記時，可以回憶，可以認同。日記的紀錄成為歷史傳承的媒介。《變色龍》從「夢之一」到「夢之六」這六段故事，恰為引線，勾勒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，也在讀者閱讀的焦點模糊處，給予指引的亮點。

「變色龍」有著奇異詭譎的身分，有著人和動物雙重身分的異形，就像另一位阿根廷作家柯達薩（Julio Cortázar）的短篇傑作〈蠍蝮〉

(Axolotl) 一樣，人在觀察水族館裡的六角蠔蝦時，突然化身成為游在水族箱裡的蠔蝦，而蠔蝦跳出水族箱外，開始進行人類思考。

閱讀詮釋阿古瓦盧薩的《變色龍》時，可以感受作者找尋過去記憶與身分的指涉，正如小說中提到「我們的記憶大部分都建立在別人對我們的回憶之上。我們會記得別人的回憶，彷彿那便是我們自己的記憶。甚至虛構的回憶亦然。」喬賽因為多年仇敵的死亡，而得知自己女兒的下落，也從死亡的記憶中追回真實的軌跡。阿古瓦盧薩在中譯本序文中特別強調「記憶」與「身分」的意義，而且有意將個人的心路歷程拉到國家認同的層次，追溯安哥拉從被殖民到獨立，從共產到解放，從一九七五年的脫離葡萄牙獨立，到蘇聯介入（一九九〇），從暴動到再簽和平協定（二〇〇二）的顛沛中，不斷從記憶中失憶又記憶的錯亂，在人民尚未找到幸運的未來時，需要夢幻的謊言去支撐，從而讓編織夢想的人有了「販賣」

的商機。

有趣的是，如果單純從葡語文學面向來看，阿古瓦盧薩的創作一定也無法自外於葡語作家的影響或與之互動。我們在《變色龍》看到薩拉馬戈（José Saramago, 一九九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）的《所有的名字》（*Todos los nombres*）關注的議題：《所有的名字》只有主角人物有名字，尚且是不完整的名字，只知其名喚荷西，不知其姓；其餘小說中的人物均不知其名。薩拉馬戈提出一個身分認同弔詭的省思：「你認識別人給你的名字，卻不認識自己的名字」。同樣地，阿古瓦盧薩彷彿在《變色龍》裡的這段文句中再現薩拉馬戈凸顯的問題：

我有過許多名字，但我想將它們全都遺忘。我希望你為我取個新的名字；

一個名字可能成為詛咒。有些人被自己的名字拖著走，就像大雨過後
的泥濘河水，不論怎樣抗拒還是不得不被沖往目的地……其他人正好相
反，他們的名字像是一張面具，讓他們得以藏匿、欺瞞。當然了，大部分
名字並沒有特殊的力量。我還記得自己人類時的名字，這沒什麼好高興
的，但也不痛苦就是了。

「名字（能）不能代表一個人」，這是一個身分和記憶的問題。記憶
是過去、是懷舊、是創傷，也是消費。阿古瓦盧薩透過人與動物（昆蟲、
爬蟲類）雙身分去重建歷史，拼貼過去，透過夢境幻化追尋根源，從而
在夢中實踐，找到真實。

阿古瓦盧薩的《變色龍》也彷彿與巴西作家奧古斯都·庫里

(Augusto Cury) 的《兜售夢想的先知》(O Vendedor de Sonhos: O Chamado) 的筆觸相仿。阿古瓦盧薩的筆下的菲力士，猶如庫里筆下的胡立歐·薩查爾·藍伯特，像《所有的名字》的荷西，他們在有形的資料檔案中，可記載的歷史中，和可變造的過去裡探討「時間觀／關」的定律，以及夢境可以傳遞、再現真實，提供心靈慰藉的寓所。